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四至六十六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四

南燕錄二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納一作汭納沉靜深遂外訥內敏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備德與燕王垂起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

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備德免之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叔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絶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秦超又隨凉州民徙於長安未幾平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

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荅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為秦人所錄乃陽一作拜狂行乞於市秦人賤之惟東平公姚紹見而異焉言於姚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爵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故為謬對或問而不荅興大鄙之因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從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卜於路超行而見之因

就謙相謙竒其姿貌超乃内斷於心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隂吳辯潛徃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超超不敢告母妻潛變姓名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始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晁魁傑有類備德備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選時賢為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乃為超

起第於萬春門内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備德旨入則盡
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内外譽望翕然歸美焉未
幾立為太子備德既死超遂以晉義熙元年僭嗣偽位
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太上尊備德后段氏為皇太
后以北地王鍾為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南海王法
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兖楊南兖四州諸軍事加桂陽
王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鞠仲為司
空樂浪王惠為司徒潘聰為左光禄大夫段宏為右光

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濟陽王凝爲右僕射自餘
文武拜授各有差超復引公孫五樓任爲腹心乃其所
親信也備德故大臣段宏及北地王鍾等皆不自安求
補外職乃以宏爲徐州刺史鍾爲青州牧時以公孫五
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内參政事太尉封孚言於
超曰臣聞親不處外羇不處内載記作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内鍾國
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
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内輔臣竊未安超

新即位忌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擅朝政不欲

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皆不能平相謂

曰黄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搆

太上二年夏無雲而雷秋八月先是超自長安行至梁

父南海王法時為兖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

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與高邁始知天族一作天授多

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安

知非此族乎超聞而恚恨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

超既與法有隙結憾彌深及備德死法又不奔喪至是超遣使讓之法常懼禍至遂與北地王鍾徐州刺史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法與鍾並稱疾不赴收其黨侍中河間王統右衛將軍東陽王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左僕射封嵩嵩弟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尋遣桂陽王鎮等攻鍾於青州闕二字王昱等攻段宏於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法於兗州一作梁父昱等攻抜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城塞殺鎮西

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懼人懷異議凝將謀殺韓範襲擊
廣固範潛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并將其衆進攻
梁父克之凝出奔秦法出奔魏桂陽王鎮攻拔青州鍾
殺其妻子為地道而出與高郡公始單馬奔秦於時超
不恤政事惟畋遊是好變更舊制朝野失望百姓苦之
僕射韓諱切諫不納冬十月太尉封孚卒超又欲議復
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
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

此焉為本既不能道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墻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令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

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刑一作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蕭

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於羽林又合於壁占曰燕亡是年高句驪遣使獻千里馬生熊皮障泥於超超大悅荅以水牛能言鳥

太上三年春正月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秋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

質至是使愷請馬愷至於秦秦主興曰昝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若不可使送吴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愷還超下書使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一作先代遺音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不如掠吴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吴邊必成隣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昝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

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親在人一云慈德在秦掌握方寸崩亂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宜暫降統天之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中書令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皆與姚興俱為苻氏太子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必得如志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遂遣韓範聘於姚興奉表稱藩範至長安興見之謂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令卿至也欵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

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敬為毋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
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之而生令陛下命世龍興光宅
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
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
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
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為
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於重
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心興曰吾久不

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為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與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逞說與乃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濟陽王凝自梁父奔泰言於與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質一作制其

送使然後歸之興意乃變因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來聘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朕為太后屈顧諸君勿言遂北面受詔贈宗以千金冬十月遣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秦報聘并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秦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

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
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
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
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興師卿乃小國之
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
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
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十一月張
華發長安宗正元先馳反命超大悦遣征虜將軍公孫

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太上四年春正月超以母妻之歸大赦境内殊死已下追尊父北海穆王納為穆皇帝立母段氏為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為皇后祀於南郊柴燎烟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帷幄盡皆壞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下信用

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煩多事役殷苦之所致也超懼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惡之問於太史令李宣宣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悅賜宣朝服一具高句驪復遣使至獻千里人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人王滿（一作蒲）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髭鬚去地九寸拜滿長水校尉封廩丘公

太上五年春正月正旦超朝會群臣於東陽殿聞樂作

數音佾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諲（載記作韓譔）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没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令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銳以伺賊隙恢復先業而更結怨南鄰廣樹仇讐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遣將軍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拔之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竝為所執大掠而歸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令左衛將軍專總朝政

宗族親戚竝居顯要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
論宿豫之功封兄公孫歸為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公
孫頡為武衛將軍興樂公斛穀提等竝為郡縣公桂陽
王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
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無乃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
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輙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
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
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時人為

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南陽（載記作濟南）執太守趙光（一作元）俘掠男女千餘人而還

夏四月晉丞相劉裕率舟師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署劉敬宣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浮淮入泗五月進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築城留守或謂裕曰燕人若嚴守大峴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無資糧不惟無功何能自反裕曰不然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畧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一云惟利）

虜獲退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惜禾苗

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師一入峴吾何患焉敢為諸君保之超聞有晉師引見群臣於東陽殿會議拒師之策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與爭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絶其糧運别敕段暉率兖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寇至無

資堅壁清野以俟其釁彼僑軍深入士卒無食求戰不得旬日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以卒芟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潵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不如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鐵騎衝

之衘一作踐此成禽耳輔國將軍廣寗王寗一作寧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太尉桂陽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禽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

吾必殄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乎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城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精鋭以待之劉裕過大峴超兵不出乃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吾事濟矣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殄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勝可必矣六月已巳裕師次東莞超遣留羸老守廣固遣左將軍段暉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等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既聞晉軍之盛大懼自率

步騎四萬就暉等於臨朐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謂公孫五樓曰今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及至裕前鋒通典作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已據川源五樓戰敗而還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車張幰御者執矟以騎為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超兵四面而至裕命劉敬宣與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拒之戰於臨朐南日已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

中留守必寡今以奇兵從間道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乃遣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襲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拔之斬其牙旗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暉衆大敗裕軍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奔還廣固裕軍獲其玉璽御輦豹尾等乘勝逐北直至廣固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徙郭内人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

降附採拔賢俊華夷大悅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
六月超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陽王鎮進錄尚
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於群臣曰朕嗣
守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
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急難諸君其勉
思六奇共濟艱運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令陛下躬
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離心士卒喪氣內外之情不可
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

一戰以爭天命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賊如其不濟亡亦未晚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軍乘勝氣勢百倍吾以敗軍之將禦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連横勢如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超於是從惠計復

遣韓範與王簿乞師於秦超尚書略陽桓遵及弟京兆太守桓苗苗或作留踰城出降遵苗皆超所委任以為心腹者也或有竊告裕軍曰燕人張綱有巧思若得張綱為攻具者廣固乃可拔也秋七月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之於裕先是裕嘗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敗秦軍無兵相救城内莫不失色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援裕裕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

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是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裕圍城益急超旣求救不獲綱反見虜甚怒乃引伏弩射之裕軍少退左僕射張華中丞封愷竝為裕所執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為藩臣割大峴以南地為界并獻馬千疋以通和好不聽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八月封融詣裕軍降九月尚書張俊自秦還亦降於裕因說裕曰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兾得秦援範旣時望又與姚興相

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啓信誘範啗以甘言重利範來則燕人絶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且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將軍姚强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因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以窮告急秦已遣鐵騎十萬遥屯洛陽晉軍不還便當長驅而進矣裕呼秦使者謂之曰語爾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

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荅之此言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西羌奄至不審明公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以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會姚興為勃勃所敗追強還兵韓範歎曰天滅燕矣長水校尉王蒲勸

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誅桓元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敝邑而賛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翼日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之而不強

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以其弟諱盡忠無二竝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裕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怒手殺之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

太上六年春正月甲寅正旦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殺馬以享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乙卯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方奏樂乃握超手而相對泣曲終不已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勉力自強以壯

士民之志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曰孤以先世基業締造甚艱今外寇如此恐一旦不守是以泣耳尚書令董銑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二月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師晉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聽氣者以為灉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石虎從之而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圍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

之令舊基猶存宜加修築裕從其言塞之超及城內男女悉患脚弱病者大半出降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外援絶望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避位轉禍為福聖達所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於時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被以牛皮幷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

遥臨城上攻城之士遂得肆力超大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裕圍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吏竝集忽有鳥大如鵞蒼色飛入裕帳坐衆咸駭愕以為不祥參軍胡蕃獨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鵞者我也胡虜歸我大吉之徵也衆乃大悦丁亥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一云令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遂四面急攻之殺傷甚衆廣固鬼夜哭不止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悦壽開門納晉軍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

突圍出奔為追軍所執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美哉其言也言必及親終不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乎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沒入家口萬餘以妻女為軍賞夷其城

隍獲生口萬餘馬二千疋并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送超詣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韓範後為劉穆之所惡譖於裕被殺始德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歲在庚子僭號居齊王至超二世以晉義熙六年歲在庚戌為劉裕所滅凡十一年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五

南燕錄三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之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吾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備德顛沛之際皆中焉由是政無巨細悉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勲封北地王超既嗣位猜詹日甚政出權門

公孫五樓等覘扶威權慮鍾抑己同勸超誅之鍾懼遂與段宏等謀叛事敗奔秦姚興拜為始平太守封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吏部尚書皆顯名於燕世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仕垂散騎常侍轉留臺尚書及寶僭立累遷吏部尚書蘭汗之亂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遂

出降德曰孫得青州不以為喜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
事內參容謀雖位任崇重而謙虛博納深得大臣體度
超既嗣位政出權嬖盤於遊畋多違舊章執憲日傲殘
虐滋甚孚屢與韓諄盡言匡救超不能納其後臨軒問
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孚曰桀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
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
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
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特優容之太上三年卒於家時

年七十一追贈太師謚曰文穆其所著文章多傳於世

封嵩

封嵩渤海人也仕備德為左司馬遷尚書左僕射德又以韓諄為尚書右僕射時嵩諄年竝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諄弟執為北中郎將嵩等俱拜德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至殿方謝德顧曰所謂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超初嗣位大旱太后段氏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教殷丹下車訪問民間疾苦丹常

具陳孝婦不當死以致亢旱當誅姑女改葬孝婦丹如其言應時雨注後超信任姦邪不恤政事嵩遂與南海王法等謀反征南司馬卜珍言於超曰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奸超收嵩下廷尉辭及段太后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教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聞而大怒乃車裂嵩於東門之外

融叛出奔於魏

杜弘

杜弘平原人也仕德為從事中郎先是德母及兄納一作光皆在長安德遣弘如長安存問消息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效但臣父雄令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君內實忠孝

何罪之有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賊所殺德聞

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王始

王始萊蕪人德建平四年以妖術惑衆至數千人聚於

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百官號其父固

為太上皇兄林為征東將軍弟泰為征西將軍德遣車

騎將軍桂陽王鎮討禽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之曰

何為妖妄自貽族滅或問其父兄今竝何在始曰太上

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奈何臨死復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始仰視曰朕即崩矣終不改帝號也徳聞而笑之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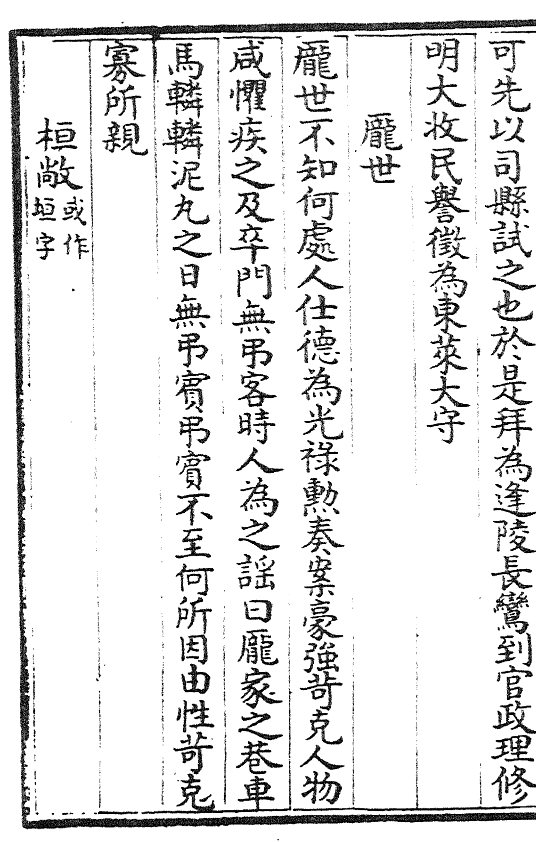
張瑛

張瑛幽薊人也為辟閭渾參軍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

渾敗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如韓信之有蒯通遇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遇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王鸞

王鸞一作尹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蹬德一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啖如此非耕所能飽且才貌不凡堪為貴人



可先以司縣試之也於是拜為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牧民譽徵為東萊大守

龐世

龐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為光祿勲奏案豪強苛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為之謡曰龐家之巷車馬轔轔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親

桓敞或作垣字

桓敞略陽桓道人也族姓豪强石虎時自略陽徙鄴敞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令德入青州以敞為車騎長史超襲偽位其長子遵次子苗復見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劉裕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順竝以為太尉行參軍

張華

張華清河東武城人也有機辯仕德為給事黄門侍郎中書令屢進直言仕超至左僕射奉使至秦辭令不屈

後為劉裕所獲

張恂

張恂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慕容氏散騎常侍父悕為儁尚書右僕射恂隨德南渡因家於齊郡之臨淄後歸仕魏

劉昶

劉昶本平原人也世仕慕容氏昶從德南渡河因家於北海之都昌縣子奉伯為超東牟令後歸劉裕為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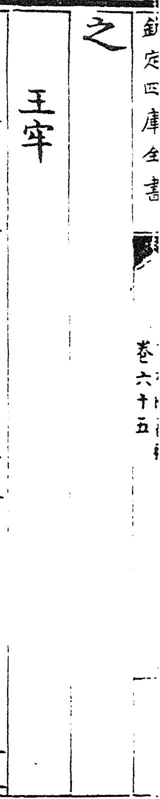
太守

傅融

傅融本清河人六世祖伷伷子遘仕後趙至太常融隨德南徙渡河遂家於磐陽為鄉里所重性豪爽不拘小節尤善屬文

李根

李根遼東襄平人也仕寶至中書監與子後智等隨德南徙渡河居於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以此多輕



之

王牢

王牢太原祁人也高祖宏河東太守綏竹侯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德南渡居青州因以家焉

張幸

張幸清河東武城人也仕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魏

冷平

冷平臨淄人太上二年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平舍淫

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欲以一人坐殺人論死而平安國各引自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且手殺罪人宜並加原宥超詔俱赦之

高軌

高軌本渤海蓨人也隨德渡河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

王景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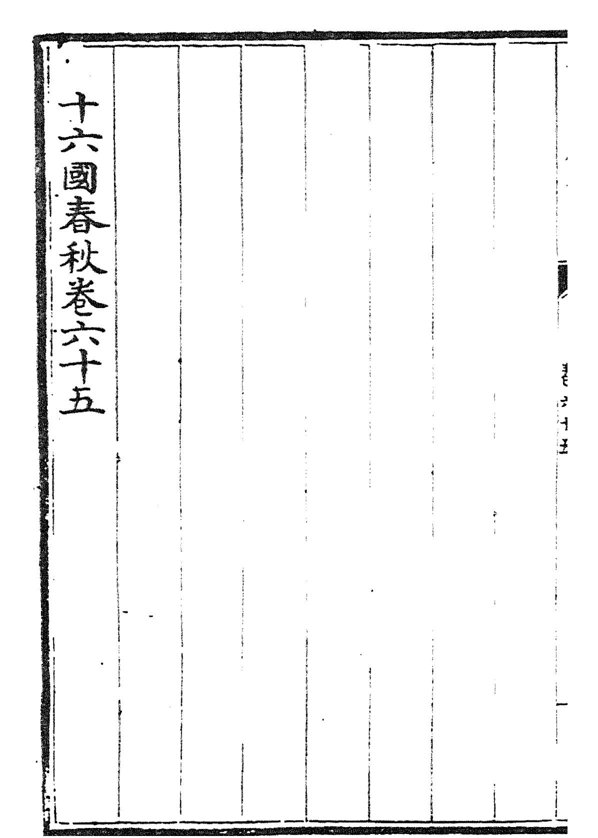
王景暉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初同魯在秦魯遣暉隨

德使劉藻獻玉璽於德遂留仕德後著南燕錄六卷行於世

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為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

我改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寄書其裙帶曰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側若蒐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輓歌之聲慟絶良久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六

夏錄一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魏書云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北人言屈孑者卑下也曾祖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右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劉淵之族也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母號為姓猛死子副崙奔魏虎

父誥汁爰世領南落誥汁爰一名訓兜（兜字或作兒字）汁爰死虎遂代焉虎一名烏落孤始臣附於魏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帝（諱鬱律）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將復渡河侵魏西部平文帝逆擊大破之逐出塞表昭成（諱什翼犍）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尋死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附魏務桓一名豹子招集部落復為諸部

之雄石虎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右賢王丁零單于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其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狡猾多變旣立之後入居塞内昭成以女妻之後通於秦苻堅以為左賢王遣使詣堅請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尋復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衛辰復降於秦堅自至朔方署為夏陽公統其部

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雖於魏貢使不絶而誠敬有乖魏因討破之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衛辰走奔於秦堅送還朔方遣兵戍守遂以衛辰為鄉導寇魏南境魏師敗績因分國人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劉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復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代來城秦末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

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幽州牧河西王後衛辰遣子力俟提魏書作直力鞮寇魏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諱珪軍士五六千人爲其所圍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力俟提單騎而走獲牛馬二十餘萬乘勝逐北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造代來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入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擒力俟提盡并其衆

衛辰單騎遁走為其部下所殺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亾誅其族黨並投之於河勃勃衛辰第三子也奔於叱干部帥叱干他斗伏魏書作薛干部大悉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亾歸命於我縱不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之於秦秦高平公破多羅没奕干以女妻之勃勃

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尤辯慧魁岸美手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勲舊尋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没奕干鎮高平議以貳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興弟邕固諫以為不可乃止頃之復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會太祖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興議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疋以贖狄伯支

太祖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河西鮮卑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疋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獵於高平川因襲殺没奕干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龍昇元年夏六月勃勃僭號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時晉義熙二年也以長兄右地代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為

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鞬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一作升為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其餘授任各以次差冬十月勃勃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巳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山川險固土田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

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且其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併力於我衆寡非敵亾可立俟不如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掠取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敢晝啓十一月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髪傉檀傉

檀不許勃勃大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頭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整（通典作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若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亾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仇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寳若山窘敝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勵

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奈何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鋭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决矣沮衆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陜鑿陵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勒衆逆戰大破傉檀於百井追奔八十餘里殺傷士衆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積人頭而封之以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還於嶺北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七百人

龍昇二年夏五月秦遣將齊難等率衆二萬來伐秋七月勃勃闚秦兵旦夕將至退保河西齊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全軍覆之一云潛師襲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仗難引軍退走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疋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以數萬計勃勃皆拜置守宰以撫之

龍昇三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攻秦入高國及於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秋

九月秦姚興自率兵來伐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候秦軍未集乘虛奄襲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偽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別將姚榆生等來追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勑奇堡勃勃進攻之堰斷其水堡人窘廹執奚出降奚不肯屈遂自刎死復攻秦將王洛生（或作金洛生）於黄石岡彌姐豪地（一作亭地）於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戶於大城以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龍昇四年春三月遣尚書胡金纂率騎二萬攻平凉姚
興率兵來救金纂力戰而死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
提率步騎一萬攻秦北中郎將姚廣都於定陽拔之擒
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為軍賞拜廣都為太常
進攻秦隴又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秦將畧陽太守姚壽
都棄城奔上邽徙其民萬六千戸於大城姚興自安定
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退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
之

龍昇五年春正月秦安北將軍姚詳棄貳城屯杏川勃勃逼之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要擊執之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龍昇六年春二月勃勃率騎三萬南攻安定破秦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三萬五千獲戎馬二萬疋進攻秦將党智隆於東鄉降之署智隆爲光祿勲徙三千餘戸於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

勃勃善之拜為軍師中郎將夏六月勃勃欲因河南王乞伏乾歸之喪率兵攻熾磐王買德曰熾磐吾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猶耻為況萬乘乎勃勃乃止冬十月秦姚興以楊佛嵩為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來擊嵩敗死之

鳳翔元年春三月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鳳翔（水經註作龍昇七年）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餘戶改築都城於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名曰統萬城下書

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城都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視民如草芥乃蒸土加功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使造五兵之器鋭利尤甚乃咸百鍊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五口背上為龍雀大環兼以金鏤作

一龍形長三尺九寸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
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
如風靡草威服九域世甚珍之復鑄銅爲一大皷及飛
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形皆以黄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
凡殺工匠數千餘人以是器物莫不精麗又鑿淥漣池
於三交夏五月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煩民不堪命勃
勃恥姓鐵弗乃改爲赫連氏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
北遷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

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者係天為子其為微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冬十二月立夫人梁氏為王后子璝（一作墳）為太子封子延為陽平公昌為太原公倫為酒泉公定為平原公滿為河南公安為中山公

鳳翔二年春正月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鳳翔三年春三月勃勃攻秦將姚逵於杏城二旬抜之執逵及别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士卒二萬人夏五月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河西王沮渠蒙遜結盟其辭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為長蛇之墟秦隴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為茂草蠢爾群生罔知憑頼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

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終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弟湟河太守沮渠漢平來盟秋九月勃勃遣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秦廣平公姚弼與戰於龍尾堡建敗被禽

鳳翔四年夏六月勃勃聞秦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擊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嵩敗死勃勃遂進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秦州刺史姚平都一作軍都及將士五千人因毀其城轉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子太原公昌為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城來降勃勃署儼為侍中韜為尚書留鎮東將軍羊苟兒配以鮮卑五千鎮之進攻

秦鎮西將軍姚諶於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遣東平公姚紹及征虜將軍尹昭一作伊昭等將步騎五萬來拒勃勃退如安定胡儼閉門拒之襲殺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城降秦紹等進攻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去勃勃引歸杏城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秦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將軍虵玄率衆追擊提敗遁還秋七月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笑謂群臣曰劉裕伐秦水陸並進且裕有高世之畧

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且其兄弟
內叛安能拒人裕既尅長安利在速返不能久留正可
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如拾遺耳不
足復勞吾士馬也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
鳳翔五年春三月勃勃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戍郡縣皆
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
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
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

裕裕覽其書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一月太尉裕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鎮長安以諮議參軍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扶風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玄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勃勃聞裕東歸大

喜（具買德傳）乃以太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前將軍太原公昌屯兵潼關以軍師中郎將王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南伐清泥自率大軍為之後繼

昌武元年春正月太子璝至渭陽關中士民降者屬路劉義真遣龍驤將軍扶風（一作始平）太守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司馬王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修曰劉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

戮力令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甚懼遂與鎮惡不平初裕將東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至是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

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出城俱會於寧朔將軍傅弘之(一作建威將軍)壘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夏四月傅弘之大破璝於渭陽(一作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津(一作渡)斬獲甚衆璝兵退遁秋九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

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殺脩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悉名外軍入長安城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瓚瓚夜襲擊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太尉裕聞之大懼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鎮洛陽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勑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

不可守當與義真俱歸也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冬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至於灞上雍州别駕韋華降於勃勃百姓共逐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齡石乃焚燒長安宫殿奔於潼關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真傅弘之謂義真曰公處分亟進令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將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璝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於清

泥北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衆寡不敵皆為撫軍長史王買德所擒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為買德所獲義真行在前會日暮瓚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叅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絶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傅弘之

弘之不屈時天大寒勃勃棵之弘之叫罵而死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遂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於是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以謝王買德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十二月晉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奔投之太原公昌進攻敬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亾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泣曰人

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及右軍參軍劉欽
之皆被執送於長安勃勃殺之勃勃既破關中斬戮無
數時有沙門曇始亦遇其害而刃不能傷勃勃異之遂
赦沙門於是群臣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
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冠尚熾
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側陋以王位讓
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朕薄德所膺
羣臣固請乃許之遂築壇於灞上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姝死巳下改元昌武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魏太宗與崔浩論近世君臣因問浩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強隣報仇雪耻乃結忿于蠕蠕背德于姚興橛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所滅耳太宗大悅屈丐前作屈孑

真興元年春正月勃勃遣將軍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不能禦全軍歸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於長安二月徵

隐士韋玄玄既至懼而禮拜甚過勃勃怒而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山河四塞沃饒險固但荆吴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風俗畧同壤境隣接自統萬去魏境裁數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恐有不守之憂若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而西諸卿特未見及此耳羣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勃勃因田於三交至淥漣池遂還統萬勃勃所都之城

名也以宮殿大成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又改元真興刻石
都南命秘書監胡義周頌紀功德勃勃好自矜大名其
四門南曰朝宋門東曰招魏門西曰服涼門北曰平朔
門勃勃遣騎三千攻魏河西魏遣散騎常侍丘堆自并
州與故秦遊擊將軍王洛生等來拒奔還夏四月吐谷
渾覓地聚衆六千於弱水南遣使來降勃勃拜為弱水
護軍
真興二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冲天臺於統

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追尊高祖諧汁𢀶為元皇帝曾祖虎為景皇帝祖務桓為宣皇帝父衛辰為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為桓文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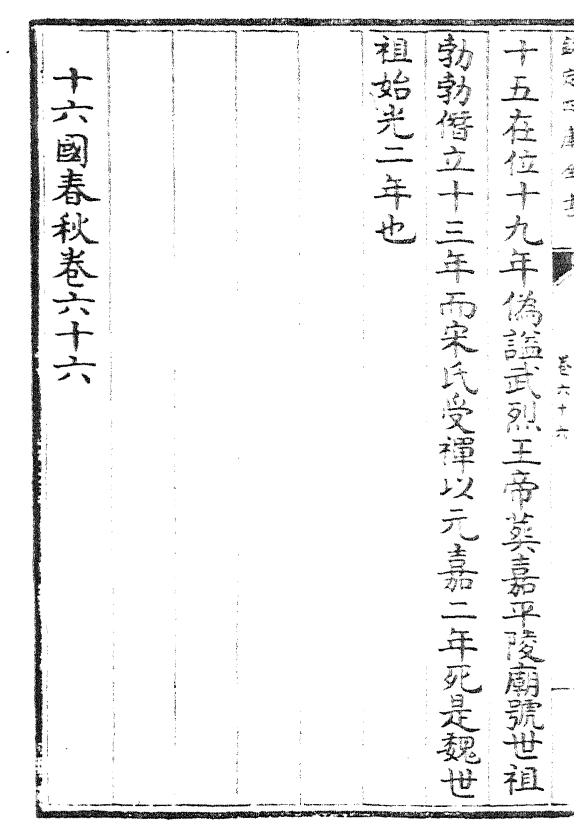
真興三年

真興四年

真興五年

真興六年冬十二月勃勃將廢太子璝為秦王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為太子璝聞將廢已自長安率衆七萬北

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為瓚所敗倫死之勃
勃中子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瓚遂併其衆八萬五
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為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
視民如草芥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
嫌忌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
者謂之誹謗先絕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真興七年夏六月太廟崩陷秋七月勃勃寢疾既而疾
甚輦昇永安殿召羣臣囑以後事八月癸卯卒時年四



十五在位十九年僞謚武烈王帝英嘉平陵廟號世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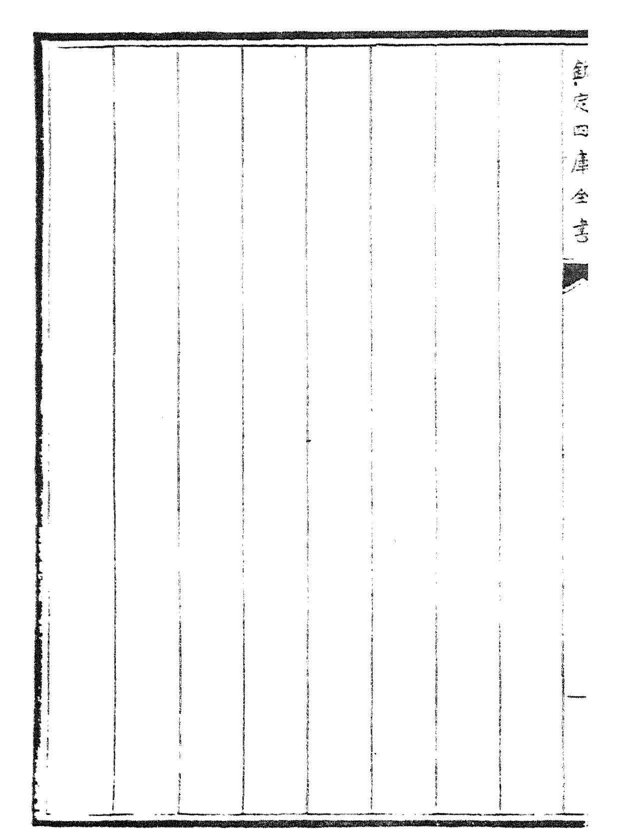
勃勃僭立十三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二年死是魏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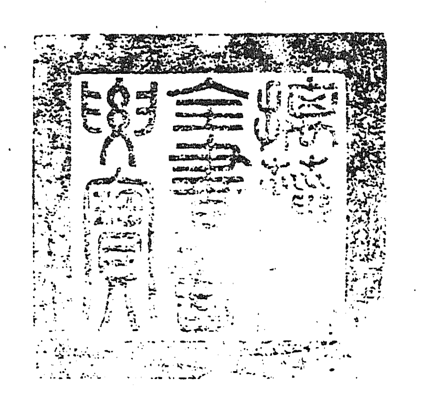
祖始光二年也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六

謹案卷六十四第二頁前七行濟陰人宗正謙刊本陰訛隱今改

第十三頁後四行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間刊本成安訛安成據史記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任　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七

夏錄二

赫連昌

赫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也鳳翔元年封太原公為前將軍鎮潼關後率衆襲殺太子璝遂立為太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真興七年秋八月勃勃死昌即僞位於永安殿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承光承字

一作永自餘文武進位各有差

承光二年春正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如魏請舉兵來伐夏六月世祖諱燾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一作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蝚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不然蝚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暴人神所棄宜

先伐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世祖乃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而還秋七月查城劉渚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八月世祖還平城九月世祖聞勃勃諸子相攻關中大亂國人不安乃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鉤已而行其占秦亾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

失也嵩固爭之世祖大怒責嵩在宮貪汚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勑黑矟將軍新安侯于栗磾與宋兵將軍交趾侯周幾率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世祖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曰順誠有籌畧實如聖㫖然臣與之婣婚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任世祖乃

止冬十月丁巳世祖發平城十一月臨雲中至君子津
會天暴寒數日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來襲統萬
壬午値冬至日昌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進次
黒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敗與
數千騎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内三郎豆代田率衆乗勝
入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門而出世祖拜代田
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出剽掠居民殺
獲萬餘得生口牛馬十餘萬世祖謂諸將曰統萬未可

得也今若窮兵極武非吊民之道明年當與卿等取之
乃徙萬餘戸於平城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
而走幾乗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
東平公乙升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至統萬
見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統萬已敗矣乙升懼棄
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奔長安斤遂克蒲坂收其資
器百姓安堵如故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
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奚斤又西據長安秦雍氐

羌皆詣斤乞降斤悉安撫之

承光三年春正月乙酉世祖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傷死能至平城者十纔六七己亥世祖如幽州昌弟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世祖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昌二月世祖還平城三月丙子世祖遣高涼王禮鎮長安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浮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世祖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

生宗正娥清等將步騎三萬為前驅常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黄眉等將步騎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五月發兵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壬午至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旦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

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一時俱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路非上策也朕以輕騎直抵其城下彼先聞有步兵而徒見騎至必當寬弛吾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復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戊戌軍至統萬次於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

子玉出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等然後徐往内外擊之何有不濟故夏主堅守以待之世祖聞之怒甚退軍城北示之以弱遣宗正娥清及永昌王健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有得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信其言甲辰引步騎三萬出城逆戰魏司徒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吾遠來

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昌陳兵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世祖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俟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

祖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犄之世祖馬蹶而墜幾為昌兵所執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昌兵乃退世祖騰馬得上刺昌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兵大潰不及入城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遁遂奔上邽魏乘勝追逐至於城北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世祖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昌衆覺之諸門悉閉世祖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

槊上世祖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已暮昌尚書僕射
問至跋城奉昌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昌至於高
平不及而還乙巳世祖入城獲昌所署公卿將校及其
諸母姊妹妻妾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疋牛羊數千
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以昌宮人及生口
金銀珍玩布帛頒賜將士各有差時魏驍騎都尉代人來
大千共長孫道生與昌交戰道生馬倒為昌所擊大千
馳救昌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得免初勃勃性豪侈

好治宫室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宫

墻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

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羣臣曰

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亾其可得乎擒昌尚書

王買薛超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淵辯為太史令得故

晉將毛修之及西秦將軍庫洛干乃歸庫洛干於秦以

毛修之善烹調用為大官令世祖見著作郎天水趙逸

所為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為

耶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世祖納勃勃三女為貴人宜城王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世祖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西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等攻貳城守將堅守不下清等攻拔之世祖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亾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曰昌亾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

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疋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之辛酉世祖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秋七月蠕蠕寇雲中聞昌已破懼而引還

承光四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昌於上邽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與娥清邱堆軍合時安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

遣丘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

警備昌襲擊之堆敗以數百騎還城昌遂驕矜乘勝日

至城下抄掠芻牧者不得出諸將患之監軍安頡曰本

受詔誅賊今反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

法誅進退皆無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曽不為計將何

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戰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力誠

不足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内騎

兵襲於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

吾等兵渡力屈士有饑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
騎之可待也等於就死當以戰死寧可坐而受困乎斤
猶以馬少爲辭頵曰今兵雖無馬但斂諸將所乗馬可
得二百騎頵請募壯勇敢死士出擊之縱不能破敵亦
可以挫其鋭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進每自出
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頵乃
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昌來攻壘頵出應之昌
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

晝晦士衆皆亂昌退走頡等追擊之昌馬蹶而墜頡遂擒之三月癸酉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辛巳弼等以昌至於平城館之於西宮門内器用皆給以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為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世祖常使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深入山澗共逐一鹿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世祖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進封秦王後坐謀反被誅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七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八

夏錄三

赫連定

赫連定小字直獱勃勃之第五子也凶暴無頼鳳翔元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既而率衆赴安定進爵為王遷大將軍領司徒昌為魏所敗定遂收其餘衆數萬還據平凉遂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承光

四年為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璝為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魏宜城王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功不在已深耻之乃舍輜重齎三日糧輕騎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還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定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定具告其實定知魏軍食少無水乃設伏於隴山彈箏谷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

斤敗棄輜重奔長安尋與高涼王禮棄長安偕奔蒲坂

定復取長安世祖大怒命建節將軍西平公安頡持節

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定遣使請和

於魏世祖以詔諭之使降

勝光二年春正月定弟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夏五月

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冬十月

畋於陰槃定少凶暴無賴不為勃勃所知乃登苛藍山

苛一作可望統萬而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

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定旁定令射之一無所獲定惡之曰所見亦太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勝光三年春三月壬寅世祖封昌爲秦王秋九月己丑定遣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率衆來擊擒别將王章殺萬餘人謂以代遁還定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詣宋求和乃與劉義隆約合兵滅

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夏義隆遣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為定聲援世祖聞之乃攝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冬十月世祖治兵將謀伐定羣臣咸諫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已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來襲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以問崔浩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濟一作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志一作心字虛聲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

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自當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而觀儜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甲辰世祖如統萬進軍平凉次於涇南遣安西將軍古弼

與侍中張黎攻平凉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十一月
乙酉世祖進攻平凉定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世祖
使其兄昌招諭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趍
安定定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凉與弼等
相遇弼偽退以誘之定追擊之世祖使高車勅勤馳擊
定定遂大敗斬首數千級定還走登鶉觚原方陣以自
固魏軍四面圍之數日斷其水道定不得水人馬饑渴
丁酉引軍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破之定衆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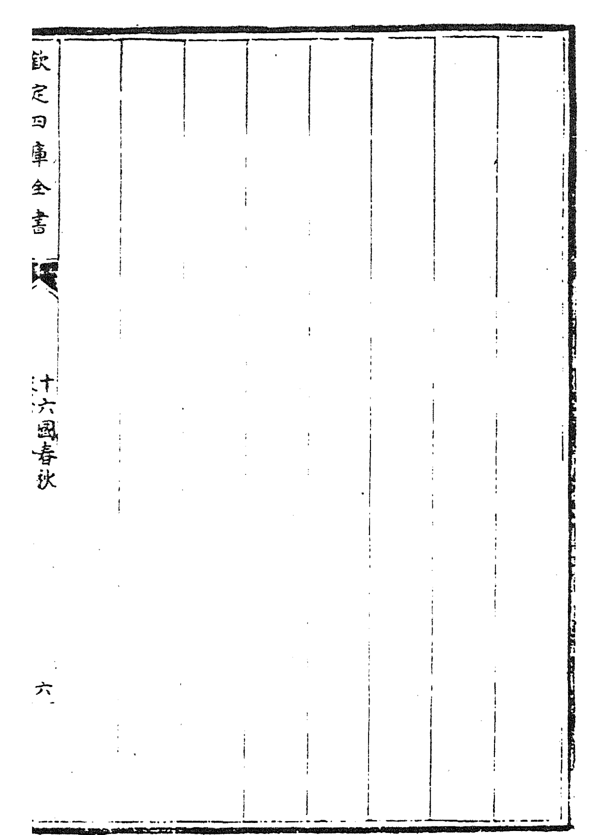
敗死者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馬遁走收其餘衆掠民五萬户西奔上邽世祖獲其弟丹揚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將士以下百餘人是日弼等乘勝進攻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安驅掠數千家西奔上邽已亥世祖入安定獲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西秦略陽太守楊顯以郡降定丁卯定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面縛出降遂剋平涼收其珍寶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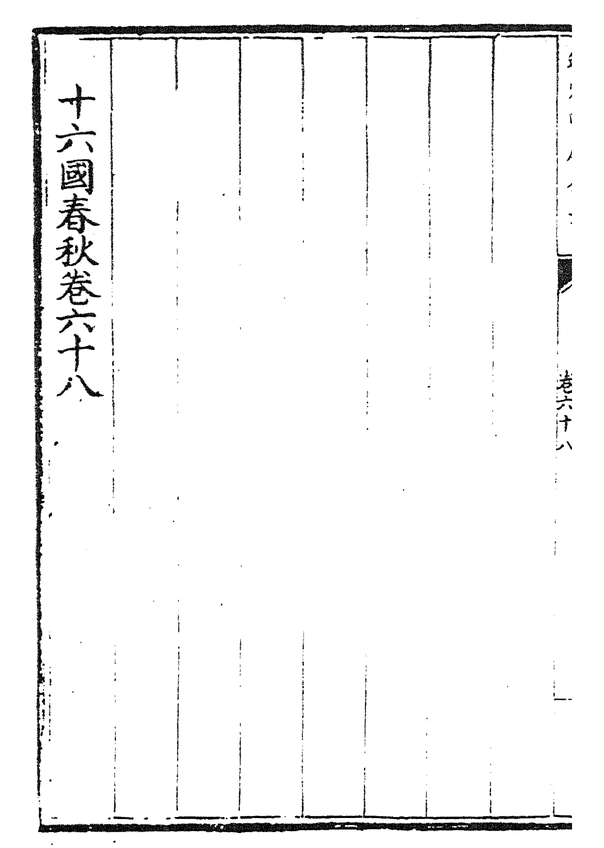
等獻於世祖世祖以定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定所署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世祖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𨻶鎮長安壬申世祖東還

勝光四年春正月定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帥騎一萬攻南安乙伏暮末窮蹙輿櫬出降

夏六月定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餘人定畏魏軍之逼

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河南王吐谷渾慕璝因戎狄之東面以爭天下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寅帥衆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秋八月慕璝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巳丑世祖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其明年春三月壬申慕璝送定至魏世祖殺之是魏延和元年也初勃勃僭號龍昇歲在丁未至定滅亾歲在辛未凡二十五年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八